亲情无价是春节

林 希

虽然久居域外,但对中华民族传统节日的感觉并没有淡化,一过了新年,华人之间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春节快到了。

其实,这里每到年末,也是一个节日连着一个节日。在装神弄鬼的万圣节,成群结队的孩子,一个个打扮成小鬼、恶鬼模样,晚上提着小篮子,挨家挨户去讨糖,嘴里还嘟嘟囔囔地耍横:给糖、给糖!不给糖就捣乱!家家户户院门大开,门前挂着装饰的鲜花,主人在门前迎接成群的小孩,捧着大盆大盆的糖果,满脸笑容地将这些花钱买来的糖果,送给每个小孩。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万圣节,两位老妇人牵着一只小狗,小狗脖子上挂着一个小篮,走到我家门前时,其中一位老妇人代表小狗对我说:给糖、给糖,不给糖就捣乱。

一看,就知道这两位老妇人可能都是单身,这只小狗就是她们的宠物。估计两位老人无儿无女,或者是节日期间,儿女不能前来陪伴老人,看到一群群的孩子挨门挨户讨糖,听着家家户户门前的欢声笑语,两位老妇人毅然走出家门,带着她们的宠物小狗,参与到讨糖"捣乱"的人群中。

各家各户听到敲门声,开门看见两位老妇人立在门外,牵着一只小狗,向主人说:"不给糖就捣乱。"感觉更是亲切温暖,于是便给糖。两位老妇人说:"谢谢。"给这个万圣节留下最深刻、最美好的记忆。

宠物再聪明、再可爱,也不会知道今晚是万圣节,两位老妇人也不贪图吃那些糖,她们参与讨糖"捣乱"的人群,寻找的是节日的欢乐,寻找的是人间情爱,各家各户送给她们的糖果,是对两位老妇人的爱,是她们渴望得到的亲情。

春节聚会,大年初一的"见面发财",谁会相信这一见面真就会日进斗金?"见面发财"只是美好祝愿,美好祝愿充满的是温暖的亲情。

身在异国他乡,一个个洋节和当地人们共享欢乐。我们过春节时,当地人发现这一天对于华裔格外重要,于是当地的部门、公司,也给他们的华裔雇员放一天假,让他们和家人团聚,早早精心准备节日盛宴。

华人感恩异国他乡的包容,更感恩于我们民族深厚的全民情爱。大年夜,再邀请几位洋朋友到家中共度春节。席间,叽里咕噜的外国话,与一字一音的中国话混杂交谈,欢声笑语中,享受人间共有的亲情。

可爱的是,酒席结束,洋人朋友将余下的菜肴席卷而去,先下手的洋人惊叹于熏鱼、麻婆豆腐、糖醋排骨等人间美味。送别,拜拜,送出家门;握手、拥抱并玩笑地道一声:"见面发财。"没有人思考何以见着面就可能发财,但人们知道这是华裔朋友之间最美好的祝愿。

春节享受无价的亲情,亲情才是春节的一切。

忙碌的年味

李耀岗

春节临近,天下"归"心。

开年的工作刚进行一个段落,所谓的"年盹"在忙碌中刚变换了节奏,时序又进入了另一个真正意义且年味浓郁的"年歇"周期。

中国人心目中的"一年到头",并不随着公历新年的开端而有所改变,农历新旧交替的时节,才是我们真正看重的"岁替"交接。

当纸上的年终总结甫一落定、年初计划正在激活时,一年来所有的劳累和积攒,都指向属于它们的爆棚时刻——春节,所有的关注只剩下一件翘首以盼的事——回家过年。

昔年将去,新春将至。

年底的时光流水般过着,回家的日子越来越近。

回去的人多了,路上堵了。

卡里的钱少了,行李里的内容丰富了。

回家过年、过年回家。此刻,世上再美的风景,都不及回家的路。

不管黄花细雨时,还是催上渡船头。不管雪堪浓,水如天,风似刀,到家应是童稚牵衣,须发生辉,亲人相拥。

春节,每一条回家的路,都无一例外通向新年的方向,每个朝向新年的方向都弥漫着忙碌的年味。

近年,年味淡薄虽成话题,但年味真的淡了吗?

从年俗来看,是比过去简化了不少,但由远及今,这年俗从来没有一个模子传下来的,每一个年代都不会完全一样。秦时明月、宋时花香,一直在变,也一直有旧俗去了又添新俗。某种程度上,年味淡了只是一种怀旧心态作祟,不是淡了,而是变了。

年味,作为春节的一味作料,一直都在。虽然年味始终随年俗在变,但那些已经稳固下来的传统年味是不变的,比如,春联、年画,拜年、回家等等。与之相伴的,还有一种属于过年特有的忙碌,也是不变的。我们对过年的描绘、期盼、追寻,不管是传统,还是现代,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市,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不管是个人,还是家庭,每临农历春节,忙碌都是我们过年不变的主题。

这忙碌的年味,往大了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律动,往小了讲,也是我们对生活的不懈追求和努力。过年的忙不在一时一地,而是贯穿始终的旋律,南北各地也都有各自的《忙年歌》,且年且忙、且忙且歌。以年的名义,有人忙着回家、出行、购物;有人忙着应酬、走访、赶工作、赶工期;有人忙着旅游、排练、参加活动;还有人忙着为了别人过年而脱不开身,他们坚守岗位、哨位,他们坚持工作、值勤……大家都很忙,愈到过年愈忙。

为年而忙,是已成共识、约定成俗的忙碌。

家里的父母,入了腊月就开始忙碌,备年货、盼儿女,洒扫庭院、准备吃喝,从腊八、小年、三十儿、初一,一直忙到十五也不歇气,甚至整个腊月、正月都在为年而忙乎。现在忙碌的年味,不仅在回家的路上、在春运大潮中、在厨房、菜市场、在擦玻璃的劳累中、在走亲访友的奔波中,也在手机朋友圈里……

时间过得这么快,忙了一年又到了年根儿。虽然很多人对过年有着这样那样的期待和抱怨,但每到这个时候,人们还是不约而同地为了过年而忙碌起来。这注定是一场集体的忙碌,为回家而忙是一个永恒主题,包括指向"回不回、怎么回、跟谁回"。

家乡的亲人会问:"年下回不?"漂泊在外、家有父母的游子,早早谋划着是一个人回,还是一家人回?

每个人的心愿都是一样的,要赶在除夕温暖的聚餐前与家人团聚。或长或短的旅途,辛苦总是值得的。没有任何天气严寒和道路阻隔,能挡得住回家的心。

当我们奔波在回家的路上,乡愁只是一张小小的车票,一脚狠狠的油门儿,一次经久不息的接驳与抵达。

过年回家、回家过年,是我们过日子的一面旗帜。这是我们为过年立的旗帜,无数面飘扬的旗帜,汇成了春节最耀眼的一片海洋。我们在这旗帜的指引下,只有不断加快奔走的脚步,不断追赶回家的路。

每一条回家的路都通往新年的方向。

不必计较年味少了、多了,浓了、淡了,聚了、散了。人们所留恋的过去肯定在变化,包括期盼、追寻和抚慰,但忙碌的年味从未改变,为了过年的每一种忙碌,都融进了年的味道里。

忙碌是一年中浓重丰润而意味深长的节奏,也是人生所有的忧伤与快乐。忙碌的日子环佩叮当,忙碌的脚步摇曳生姿。也许,忙碌才是年味的正味。

回家的路

刘欣悦

(一)

"小方,来两盒扣肉喽!"

一颗杂乱的头从小车里探了出来,活似一碗倒立着的泡面。红色的头附上红色的车,热闹且喜庆,好一个传统的新年做派。

"这不是李姨嘛,有一年没回来了哈。"

小方吆喝一声,满脸堆笑,老熟人来他的扣肉铺子照顾生意,这让他倍感亲切。

"对喽,这不忙嘛。小方,给姨抱上娃了嘛?"

"唉——"说到这时,小方那加上油、喷上火的大嗓门,仿佛被一场瓢泼大雨浇灭了。他将嘴撅起,压低声,弓着腰往红色的车里送着气:

"嘘——时候未到,时候未到。这不还没买上房嘛。这么久没见,咱再送你一盒!"

受到感召,红色的泡面姨也朝小方送气:"还没攒够呢?哈哈哈哈,谢谢你。小方,小方,做生意倒是挺大方。"

可惜泡面姨向来不懂得稳定送气,那笑声响彻云霄,这口气也越来越响。可以理解,毕竟泡面嘛,越煮越沸腾。

本专栏面向全国高校在校生

投稿邮箱 wyzkzhuanlan@sina.com

"做生意倒是挺大方"这句话,飘进了扣肉铺子。

铺子里有个白白净净的胖媳妇,朝外面白了一眼。

(二)

每逢春节,便是小方一年最忙的时候,扣肉铺子开在白象镇的入口。回白象镇的人路过铺子,一定会买两盒扣肉带回家。过年不能和扣肉分开,扣肉不能和小方分开。这是白象镇人默认的,大家仿佛把它当成了"规矩"。

这"规矩"倒也谈不上规矩,不如叫它必然现象。小方做的扣肉,干菜清香,皮薄肉厚,酥而不腻,鲜而不咸,下饭是极好的。酒香不怕巷子深,扣肉香和酒香不相上下,更何况白象镇没几条巷子。久而久之,来小方这买扣肉变成了——"规矩"。

扣肉成了"规矩",小方做生意却没有规矩。小方的扣肉卖着卖着,就变成了散肉。买三送一,买一也可以送一,不买有时都能送一。小方想到东面的小刘家和小李家上个月喜结良缘,他深表祝贺,随赠一碗扣肉;又想到南面的何爷爷驾鹤西归,他深表哀痛,又随赠扣肉一碗;西面的小刘在工地上发生事故,瘸了一条腿,不胜同情,唯有小方牌扣肉方能抚慰人心,赠——扣肉。每家推脱一下,都道不好意思,但想想收下也不是没有理由。只能留下一句:

"小方真是热心肠啊!"

大家都这么评价,且深刻地认为,小方的扣肉铺,让白象镇人们每年回家的路多了层温情。

(三)

"小方——今年不回家啊?"

喜结良缘的小李又来问候小方了,镇上的人都喜欢问候,问候了便将事情传播出去。人传人,狗传狗,不到一天就能传开,消息传得广且快,效力不逊于镇上小学的大喇叭。就好比东面小李家,早上发现辣椒不小心被晒干,不得吃了,西面的小刘家,在中饭饭桌上便会议论起这件事:

"小李家的辣椒被太阳晒干了嘞,之前绿油油的,看着多么可口呦。"

"所以经常要你去浇水,不然也要和他们家一样。"

议论,是个中性词,有的人欢喜,有的人厌烦。对于小方来说,这个词就是褒义的。那年,他在市里盘下了一间铺子,想靠祖传的扣肉技艺大赚一笔,小方的扣肉主打性价比,可惜市里人压根不吃这一套。也不怪别人慧眼不识珠,一个如脸大的灰突突瓦碗,再加上一层皱巴巴的塑料膜,怎么卖得出去?负债的小方来到白象镇谋生,却没想到真在绝望中找到了希望,白象镇镇民口袋里小有余钱,小方曲折的故事经过"议论",传遍了白象镇,大家带着同情的心来找小方买扣肉,顺便来听听故事。久而久之,小方的扣肉铺子客源稳定,收入也稳定。不久,他便还清了贷款,最近,还娶了一个白胖媳妇。

"白象镇的人真是热心肠啊。"

小方这么评价白象镇,他深刻地认为,白象镇让他每年回家的路多了层底气。

(四)

"小方——咱们要带给家里的扣肉呢?不是说还要给咱弟弟妹妹一人一份吗?"

忙到年三十儿的晚上,小方一家终于可以收拾东西回家了。白胖媳妇将身子从屋里面挤出来,手上是白花花的面粉,一想到她可以在家里把这些面粉磨成花了,她的脸便像墙上贴的年画娃娃一样喜庆。

"好嘞,好嘞。"

年画娃娃让瘦瘦小小的小方越看越欢喜,越看越满意,媳妇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何况,小方是出了名的大方,别说给媳妇家里一人一碗扣肉了,整个扣肉铺子给她家都行。想到这里,小方心里也开出来一朵又一朵的花。

小方迈着开满花的身子踏进了灶房,木板、柜子全数翻开,却只找到一份扣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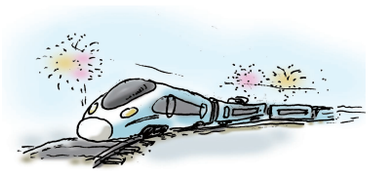
白胖媳妇又生气了。

小方坐在回媳妇家的大巴车上,端着那碗唯一剩下的扣肉。

他不明白媳妇为什么那么生气,但总觉着今年自己回家的路,好像少了层底气。

(作者系长沙理工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四学生)

春运火车上的温暖



佟雨航

火车站人潮汹涌,都是行色匆匆、归心似箭赶着回家过年的人。

出了检票口,我登上列车来到硬座车厢,找到自己的座位号,倚着窗子坐了下来。刚坐定,一个头戴老头帽、满脸皱纹的老汉,提着一个蛇皮袋,一屁股在我身边的空座上坐了下来。老汉弯腰把蛇皮袋推进座位底下,然后冲我笑笑算是打了招呼。老汉也许很累,一坐下便把头歪靠在椅背上,眯上眼睛,不一会儿便响起了鼾声。

这时,一个二十多岁学生模样的小伙子,提着一个拉杆箱,站在了老汉的座位旁。他先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闭眼睡觉的老汉,嘴唇翕动了几下,想说什么却没有说出口。他把拉杆箱放到行李架上,手扶着椅背,站在老汉座位的旁边。火车上的人越来越多,车厢里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空气闷得要命。

火车开动了。我把头转向窗外,看窗外流动的风景。老汉依然在呼呼大睡。小伙子站在过道里,身体被挤来挤去的旅客撞得歪歪斜斜。一开始,小伙子身体还能站得笔直,过了一个多小时,小伙子的腰便自然地佝偻下来,用胳膊肘支撑着椅背,分担着整个身体的重量。

不知过了多久,老汉醒了。他揉了揉眼,看了一下四周,对小伙子说:"站累了吧,快坐下歇会儿吧。"小伙子推辞着:"我不累,还是您坐吧。"老汉笑着说:"我马上就要下车了!其实,这个座位也不是我的。我今天有点感冒,脑子昏昏沉沉的,一坐下就睡着了。这个座位的主人也没来。"小伙子开玩笑地说:"大爷,看来这座位是老天特意给您准备的!"

老汉哈哈地笑着,和小伙子快乐地交谈起来。原来,老汉为了给念大学的儿子挣学费,跑到武汉打工。这小伙子是个大学生,放假后在城里找了份事做。

不一会儿,火车到了邢台站,老汉提着蛇皮袋子下了火车。小伙子一屁股坐在了老汉的座位上,用手捶着腰和双腿。得知小伙子目的地是长春,我说:"你真幸运,站在了老大爷旁边,要不然站到长春可够你受的。"小伙子却笑着说:"这个座位本来就是我的。"说着,他从兜里掏出车票,正是这个座位号。我惊诧道:"那你怎么不跟老大爷说呢?"小伙子眼眶湿润:"看到老大爷,我想起了我父亲,为了供我读大学,他出去打工了。现在也正在某一列火车上往家赶,只是不知道他现在是站着,还是坐着……"

我沉默了,被小伙子"让座"的举动深深地感动着。

火车过了山海关,车厢里越来越冷,而我的心却越来越温暖。

本版题图 张宇尘

文艺周刊

第二九六三期

春 联

胡巨勇

以一套唐装喜庆出场
严冬里热情洋溢的对白
站立成春天的卫士
左边是龙飞凤舞的祝福
右边是飘逸洒脱的祈愿
平仄错落的温暖和吉祥
将梦想和愿景染红
由春领队的词语
妆靓门楣的面容

把心中提炼出的纯粹希望
融入激情的温度
贴成岁月的标签
把梦想的蓝图挥毫泼墨
丈量出通往春天的旅程
祥云沐浴五千年文明
华夏神州,年的故乡
四处高举着春的请柬

迎新颂

季 川

此时肯定有钟声,在鸣响
且穿越满天飞舞的雪花
此时肯定有脚步,急匆匆
向着朝思暮想的故乡

此时每一张笑脸都是真诚的
充满了衷心的祝福与希望
此时每一片雪花都是宁静的
都会被温暖的阳光所拥吻

这个新年的第一天,非常美
可以取出鲜花、美酒来点赞
这个新年的第一春,非常棒
可以投入理想、激情去歌颂

故乡的雪

解先铭

故乡的雪,
轻轻覆盖了稻田和屋瓦,
像是童年时光里的白色童话,
静静地飘落在记忆里。

每当雪落,妈妈总在旁边,
手里捧着一碗热腾腾的红薯汤,
看着我欢快地在雪地里玩耍,
眼中藏着无尽的慈爱。

那些年,我和雪的足迹,
踏出了童年的欢声笑语。
而妈妈的温暖如雪般纯洁,
永远烙印在我的心底。

岁月流转,故乡的雪依旧,
只是人已长大,远离了家乡。
每当冬日来临,雪花纷飞,
我总会想起那温暖的灶台。

而妈妈,依旧在故乡的雪中,
守护着那片她深爱的土地。
每当我想起她,心中便充满温暖,
仿佛又回到了那无忧的童年。

故乡的雪,是童年的诗篇,
也是妈妈无尽的牵挂和期盼。
愿时光温柔相伴,让雪继续飘落,
而我,会永远怀念那片故园。

二 姐

吴春笑

父母生育了我们七个子女。我最小,两个姐姐,四个哥哥。大姐在我们姊妹兄弟中最大。我出生时,大姐已出嫁。

我小的时候时常由二姐看护,二姐很疼我。据说,我出生时,母亲特别希望我是丫头。因为哥哥多,我若是女孩儿,长大些可以帮母亲做些家务,可惜,没能如愿。二姐似乎想对我实行后天改造,于是,在她的看护下,我被动地朝女孩儿方向发展。二姐用大红纸浸湿了,为我涂红嘴唇、抹红脸巴儿,头顶扎起两条挺拔的朝天辫儿。尿尿也要我蹲下来,否则会被强行按下去。

三四岁的时候,我的朝天辫儿已经成了两条齐腰长的麻花辫儿了。为了让我的辫子更出众,二姐专门找来别人剪掉的辫子为我接上,辫梢拖到了脚后跟。麻花辫编得很精细,头发上再抹一些梳头油,就更显精致油亮了。二姐还为我做了粉色连衣裙,买了乳白色塑料凉鞋,配上红嘴唇儿、红脸巴儿,打扮好后,将我展示给家人看。哥哥们看着我笑,有的弓起手指弹个脑奔儿,二姐就护了我的头去打他们。穿着这身打扮,二姐领着我到外边逛。当外人确信我是女孩儿时,她就显得非常得意,硬向人证实我不是,以获得一个意外的惊讶。

有一次,二姐领我去供销社买东西。出门前,特意将我打扮一番。走在路上,我小心翼翼地迈着步子,感觉真成了女孩子。二姐牵着我的手不紧不慢地走着。突然,胡同里跑出仨男孩儿,他们嬉笑打闹着。当他们看到我时,几乎同时刹住了腿儿,呆愣着眼看着我。忽地,一个拖着两注鼻涕的小黑孩儿,虾着腰瞪大眼指着我惊呼:"我认得他,他是小子,不是闺女!"说完,拍着屁股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另外两个听了也猫腰探头指着我嬉笑:"哈哈,还穿花裙子、梳大辫子……"他们的嘲笑让我不知所措,感到委屈,仰脸无助地看着二姐。二姐朝他们瞪眼扬手跺脚,轰鸡仔似的吓唬道:"走!一边去!"然而,他们不但没被撵跑,反而更激起了兴致。我们前面走,他们在后边偷偷嗤笑着尾随,有的竟悄悄凑上来向我挑衅。二姐急了,猛地一把抓过去,那小子快速地转身,嗷嗷叫着跑开了。一会儿,身后又突然冒出一个,揪住我的辫子猛拖一下,然后快速扭身逃掉了。我遭到突袭,"啊"的一声哭起来。二姐惊得大吼一声:"站住!"然后疯了一般朝那坏小子追去,追出不远,又赶忙折回身来护我。二姐指着那几个坏小子说:"你们都小心点,回来我挨个儿找你们家去!"坏小子们听后吓得跑没了影。二姐一边为我整理辫子,一边哄我,嘴里咒骂着:"这帮小坏孩子!"

回到家,我吵嚷着要把辫子剪掉。据二姐说,为了哄我,家门口来了卖冰棍儿的,她便给我买了两根冰棍儿。吃完后,卖冰棍儿的不知是没走,还是又转了回来,我便扯着二姐的衣角闹嚷着还要吃。二姐见我已经冻得脸蛋儿发红,嘴唇发紫,双手冰凉,缩肩端脖儿浑身哆嗦。她急了,推了我一把,我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张开大嘴哇哇哭起来,鼻涕眼泪一大把,袖子一抹,成了花脸。二姐见我这模样,一下被气乐了,说:"瞧你那损样儿!亏了不是丫头,要不,长大了谁要!"说着,赶紧上前把我抱起来,一边为我拍打屁股上的土,一边没好气地说:"走,买去!冻死你得了!"结果到了外边,二姐还埋怨起卖冰棍儿的人来:"你败火、败火地瞎吆喝嘛!我们都买完了,你为嘛还不走!"

记忆里,我小时候还曾吃过一次特别香的菜。

那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外面下着大雪,我们正在外间屋吃饭。突然,木板门被推开了,寒风推进一个"雪人"。屋里灯光昏暗,那人解掉头巾才看出,是出河工的二姐回来了。母亲很惊讶,一边给她怕打身上的雪,一边问她怎么回来了。二姐说,送回来一盒菜。原来,她是和两个姐妹搭伴走回来的,一会儿还要赶回去。说着,她从棉衣怀里掏出一个布兜。打开布兜,里面是一个椭圆形铝饭盒。她打开饭盒,递到我眼前,笑盈盈地说:"看!肉菜,快吃!"原来,那是一盒白菜炒肉片。白菜肉片的香气浓郁,直往我鼻子里钻,馋得我直咽口水。我抱过饭盒,顾不得用筷子,直接下手捏肉片儿。母亲埋怨二姐不该黑灯瞎火冒雪跑回来。二姐满不在乎地说:"没事,来回也就二十多里地。"然后划拉一下我的头,问:"好吃吗?"我不住地点头,说:"香!"此时,母亲却虎着脸对我说:"二姐从小就疼你,长大了你也得疼二姐呀!听见没?"我没有回答,只顾低头挑拣肉片儿吃,母亲的话我听到了,但是,肉片儿嚼着太香了,哪还顾得上回答啊!

二姐出嫁前,我一直是她的跟屁虫。

我六七岁的时候,有一次,二姐领我去村中心广场看露天电影。看着看着,无意间,我发现二姐身边站了个瘦高的青年,他正在小声和二姐说着话。我仰脸好奇地盯了他一会儿,然后,我转到二姐和那青年中间,将他们隔开了。青年摸着我的头讨好地冲我笑。我看二姐,二姐也摸摸我的头笑着说:"快看你的电影!"

电影还没散场,我就困得哈欠连天了。于是,二姐领我回家,那青年送我们。路上,我迷迷糊糊地听他们提到了结婚的事。等那男人走后,我问二姐:"你要是结婚了,就离开咱家了吗?"二姐笑了,说:"谁说我要结婚了?"我说:"我听见你们说了。"二姐揪了揪我的耳朵笑着说:"二姐永远不离开你,我去哪带你到哪!"

二姐和那青年的婚事,母亲似乎不太同意。母亲希望二姐能嫁给一个生活条件好点的家庭,少吃苦受累。这本来是好意,但是二姐却铁了心,说,好日子是过出来的,不是嫁出来的。为此,她还和母亲闹起了别扭,赌气后,下午没有去生产队上工,在炕上发了半天儿的"面"。到晚饭时,母亲叫我去喊二姐吃饭。我摇着二姐的腿喊了两声,没有反应,再摇再喊,仍然没醒。我慌了,带着哭腔喊母亲。母亲和大哥听到了,从门外跑进来。大哥一眼看到了二姐枕边放着一个白色小药瓶,抓起来摇了摇,空的,吓得白了脸色,颤声冲母亲说:"坏了,她喝药了!"母亲吓得腿脚直哆嗦,一边爬上炕,一边哭喊:"二闺女呀!你这是怎么了?"上前抱起二姐的头呜呜哭起来。我吓坏了,使劲儿推着二姐哭喊。这时,二姐有了一丝反应,闭着眼,有气无力地说:"好弟弟,让姐姐再睡会儿。"母亲哭嚎着让大哥赶紧去红医站叫大夫,让我去喊嫁到邻村的大姐。我一路狂奔,肺差点儿跑炸了……

二姐出嫁时,是胶轮大马车来接的。那是一匹枣红色的高头骏马,马头上扎了一朵鲜红的绸花。车厢前后用鹅黄色苇席围着,苇席上贴了红喜字。车厢里铺了厚厚的棉褥子。二姐坐在车厢中央,身边放着几个红包袱。二姐穿着紫红色外衣,梳着两条油光的粗辫子,发间戴了两朵喜字花,打扮得很漂亮。母亲和大姐站在车旁小声地向二姐嘱咐着什么。二姐低着头,边听边不住地点头,二姐的脸颊在紫红衣领的映衬下,越发显得红润,看上去很害羞的样子。马车周围,四邻八家的大人、小孩儿笑呵呵地看着热闹。

"驾——"随着一声响亮的吆喝声,车夫摇动一圈鞭杆,枣红色大马轻轻抖动一下红鬃,点头迈开了步子,胶皮车轮便轻盈地转动起来。此时,马脖上的銮铃清脆而欢快地响了起来。

接二姐的喜车走了,前面一拐弯就要上大道了。望着远去的马车以及马车上端坐的二姐,我感到从未有过的不舍和失落,不禁倚在母亲的大腿上,像个女孩子般嘤嘤地哭起来。

社址:天津市和平区卫津路143号 邮政编码:300070 总编室:23602716 社会部:23602777 广告:23602233 发行热线:58106600 准予广告发布登记:津市场监管西广登【2021】1号 零售1元5角 印刷单位:天津北方报业印务公司(天津市西青经济开发区兴华十支路8号)